

# 作為一個香城人

作者: TK.

Powered by [紙言](#)

# 一，香城，沙田，正心書院

我的名字叫民生，住在香城一個叫沙田的鎮裏。雖然是小鎮，但有一點卻叫我們沙田人非常自豪——我們的市中心有著香城最繁忙最多人流的商場，可這只是市中心的事。而我，只是一個十六歲的窮學生，市中心的商場對我來說也只能用遙不可及來形容。我雖然在鎮內一間數一數二的中學讀書，但我卻是校內數一數二的毒拎。從小至大，我的成績一向不錯，最後靠成績考上這一間我父母都認為很好的中學。至於為甚麼要說是我父母認為？因為我入讀後發現，這間所謂的名校，大部份學生都是有錢人，尤其是成績好的，而原因？

中一上課時，我已經留意到老師說話總是一句沒有一句的，課題只說了一半卻叫同學休息，而好學的我禁不住在下課後到教員室向老師請教。

我：「老師我想問一問.....」

但老師只說了一句沒有空，就不顧而去。我心中一邊想著一邊踏著步走向課室，誰知，沒走上幾步，又遇見老師。這次又有一位同學向他問問題。我認得了！是中一甲班的富仁，我對他的印象不深，只是一個有錢仔。

富仁：「老師，我有問題想問！」

老師：「富仁你真勸力，過來我慢慢給你解答！」

這時的我，心中只有千百萬種的不解。然而，這些不解，最後只比一些無奈沖走。富仁的爸爸——富能是個大商人，為甚麼要用大這個字？因為他真是一個大商人，他的生意遍佈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甚至連走著的路他也有份。而重點就是，他每年都會捐成千上萬的捐款給學校。至於他的兒子富仁在學校當然是無人不曉。

就在這地方，我過了四年，十六歲的我，不經不覺已經中五了。

上文可能給予大家富仁是個好學生的形象，是的，但那只是中一的事了。現在，他只是一個欺善怕惡和一班有錢人成群結伍但卻又對他的欺負無可奈何的二世祖。

續

## 二，家·境·定位

夏日熱辣辣。

走在路上的我不禁說了一句。現在是十二點半，也是學校的午飯時間，

我開始從學校走回家吃飯，而三十多度的高溫令我汗流浹背，就連我自己也能感受到那汗的臭味。

我的家距離學校不大遠，但也不近，在酷熱的太陽下走二十分鐘的確很辛苦，然而我卻一早習慣，因中一開始我已經會每天走回家吃飯。中學了，為甚麼不外出吃飯？不要說笑了，六十多元的午餐，我的家庭根本不能負擔，更可說是奢侈。噢，忘了給大家說說我的背景，我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

在中三的一年，我的父母離婚了，在此之前，我家雖然窮，但過得很開心。就在那一年，父母決定離婚的前夕，我在睡夢中因為吵架聲驚醒，要知道公屋是多麼的狹小，廳和屋間是一體的，而神智清悉的我，卻裝作熟睡，去留意父母的對話。

父：「不要走好嗎？你不顧我，也得顧我們的孩子！」

母：「不要走？繼續跟著你這個窮矜嗎？你做裝修，那有出頭的一天，我不要捱了，難得劉總看得起我，還給你一筆分手費，好心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父：「你忘了當初婚姻的承諾嗎，現在，我還是多麼的愛你，難道你不能感受到嗎？」

母：「愛？可以當飯吃嗎？看來你怎麼辦也不明白的了。」然後就拉著行李，打開家門，離我們而去

...

不知不覺，我回到家了。打開那殘舊的鐵閘，木門沒有關上，大汗淋漓的我說了一句，「爸，我回來了！」

就走向木坐下。我家雖然舊，但卻很整潔。雖然家徒四壁，就連電腦和電視也沒有，冷氣也不開，室內比室外還要高溫，但我卻很喜歡這個家。我的父親雖然忙於工作但卻堅持每天中午為我煮碗飯。他父兼母職，但把每件事都能做得妥妥當當。

這時，父親端上一碗白飯和一些青菜炒蛋。他蒼老又帶著一絲坑紋的臉接出一個慈祥的笑容，裸露的上身看似壯健，汗水一滴接一滴的在流。

父：「快點吃，快夠鐘了，不要遲到！」

我：「爸爸，我想找兼職！我想替你分擔...」

這時，父親收起笑容並變得認真起來：「不用你的分擔，我辛苦是因為要給你專心的讀好書，要分擔的話，就從你的成績上吧！自從中一開始，你的成績就每況愈下，好像沒有上課一樣，你以前不是這樣的！」

我：「.....」

父：「不要想了，快吃吧！」

吃完飯後，我又啟程回校。我根本不敢跟爸爸說學校的情況，我怕他又再操心...

廿分鐘後，我回到那富麗堂皇的學校，如常又獨自一人走向課室，我的座位在課室的最角落。

同學：「小，佢返來了！！」

原先聚集的人一下子散開，我眼睛一掃，我見到的，是富仁！我心中暗叫一聲，每次有他的場景也沒有好事發生...

我慢慢走到座位，我見到.....

續

### 三 · kelly

我拿起書包，把裏面的書拿出來驗查。

不出所料，我的手中碰到的，不只是課本，更有濃濃的白色液體...是煉奶....

這個情況我已經習以為常。更離譜的也有出現。我這種人，在學校內外成功總沒有我的份兒，而被欺壓只能強忍的自卑感卻圍住我團團的轉。我對我的生活已經心灰意冷。我不哭不叫，不作聲，不發任何脾氣，不作任何表情，提著那粘粘的書包走向廁所。我聽到的不只是笑聲，更有我心中強忍的叫喊。

我步出課室的門，這時一把溫柔的聲音把我叫著，是kelly，而這更是在學校唯一聽到溫柔的聲音，我轉身，收起不快。

kelly：「阿民.....佢地又玩你？」

我：「嗯！」

她向我遞來一包tempo「叫左佢地唔好...你去抹左佢先啦！」

我：「多謝。」

kelly：「唔洗，快d呀，睇住遲到。」

沒錯！她就是我的女神。她有著清爽的短髮，大小適中而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鼻。她很高，不管事實上還是作為一個人，她都比我高，她的腰很幼，雖然她可能沒有36的上圍，但她絕對有36的胸襟。她就是我的女神，她就是kelly...可是，我這樣一個人，那配講女神，甚至在對話中，我頭也不敢抬起。我對愛情更沒有憧憬。

我在洗手間一邊洗刷，一邊當然不是想kelly，我在煩惱著如何不被父親發現。不經不覺，「大獲，夠鐘！」我馬上飛奔回課室。

下半日的課堂我根本無法專心，這時，我想起兩年前的一件事.....

那時是十二月，我如常地在午飯後走回課室。誰知我一走到樓梯轉角，就和富仁迎面相撞。

我：「sor呀！真心唔小心！」

只見他看了我一眼...然後一個巴掌打在我的面上！

佢：「對唔住，我都唔小心！不過.....今日...我生日！！！！」

然後五六個人就走來對拳打腳踢，幸好班主任mr. wong及時出現。

mr. wong：「做咩姐你！」

當時還相信世界有公義的我抹了鼻孔的血一下，我說：「佢地打我呀！」

富仁：「我地冇呀！」

mr.wong看了我們一眼，面對我的傷勢，卻說：「民生！明明你打人仲唔認？我要見你家長！富仁跟我去驗傷！」

如是者，我看透了.....

不知不覺，放學了。畫面一轉，富仁在課室另一個角落，一手按壓在牆，而在他手肘之後，是萬般不願的kelly，她一面的委屈，一面的不安，一面的無奈，還有一面的可憐喚醒了我很久不見的憤怒，

他把我的自卑沖走。我站起來，走向.....

續